



□ 12
1326
3





1326
3



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脩身之前程
 子又進而寘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子不之
 從而寘之於此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為釋本

未之義可知矣。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屬音於此可見矣。二家之說有未安者，故不得而從也。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威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未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陳曰：聽訟未也。明德本也。不能明已曰然，則其不論夫終之德而專以智能決訟者，抑未矣。始者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

且此章之下有闕文焉。文安知其非本有而亦失之也邪。

或問此謂知本其一為聽訟章之結語，則聞命矣。其一鄭本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為衍文，何也？曰：以其複繙出而他無所繫也。曰：此謂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於經文之後，而下屬音闕誠意之前。程子則去其上一句之複，而附此句於聽訟知本之意，以屬明德之上。是必皆有說矣。子獨何據以知其皆不盡然而有所取舍，繫於其間邪？曰：此無以他求為也。考之經文初無再論知本知之云者，則知屬之

經後者之不然矣。觀於聽訟之意，既以知本結之，而其
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知再結聽訟者之不然矣。且其
下文所屬明德之意，自當為傳文之首，又安得以此而
先之乎？故愚於此皆有所不能無疑者。獨程子上句之
所刪鄭氏下文之所屬，則以經傳之次求之，而有合焉。
是以不得而異也。曰：然則子何以知其為釋知至之結
語而又知其上之當有關文也？曰：以文義與下文推之
而知其釋知至也。以句法推之而知其為結語也。以傳
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關文也。○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
下，其義明而傳患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

而傳復缺取，及闕焉且為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
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
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
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為而可以有覺也？程
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
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見周禮。蓋子所謂勉
強，上階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中庸所謂
行以類，類者，謂其類也。勉者，謂其勉也。聞見博而智益明，勉者
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也哉？然則明者，於久而後
有覺，是積累之效，自有其漸，然則明者，於久而後
是說其所當然，覺是得其所當然。○王侯庶民曰：覺者

勉之學問所以致知問思得智益明則知至矣或問忠
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為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
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
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
聖人之聰明睿知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
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
明乃能不待勉彊而自樂暗略循理爾夫暗融人之性
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
以力為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
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嘗吾樂耶昔

嘗見有談虎傷人者眾莫不聞而其間一入神色獨變
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孰不知然
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
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為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為
而猶或為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朱子曰不當為及知
解事又為之只是知之未至人知鳥身之殺人不可食
豈然終於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不可為而猶或為
之是持未能真知也所以未能真知者緣於道理此兩
上只就外面理會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
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
問進脩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
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盡也凡有

錯不已。自然貫通。問無事時見得是。如此。辦事天啟
錯了。如何。曰。只是斷置不分。明所以。捨物便。要開時
會。不是。要臨時。只是。理會。開時。看得。道理。分曉。則。事來。時
置。自。易。捨。物。只是。理會。未。理會。得。底。不是。從。頭。求。時。理
會。如水。火。人。自。是。知。其。不可。踏。何。實。有。錯。去。踏。火。火。格
物。只是。理會。當。踏。水。火。與。不。當。踏。水。火。臨。事。時。斷。置。教
積。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碎。碎。碎。合。此。將
却。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因。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
去。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
然。有。箇。覺。處。朱。子曰。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四。德。是。至。夫
萬。物。之。榮。悴。與。夫。動。植。小。大。這。底。是。如。何。使。那。底。是。如
何。用。車。之。可以。行。陸。舟。之。可以。行。水。皆。當。理。會。○。王。溪。壺
氏。曰。至。諸。然。覺。處。則。一。身。之。理。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
與。夫。萬。物。之。理。通。貫。而。為。一。矣。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
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魯。水。反

積累者。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問知至。若論極盡處。聖
音同。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賢亦難言。如孟子未學
諸侯喪禮。與未詳。班爵之制。朱子曰。如何。要一切。知得
然。理會。得。已。多。萬。一。有。排。一。件。差。異。底。事。來。也。識。得。他
破。只是。貫。通。便。不。通。底。亦。通。將。去。積。累。多。後。自。當。脫。然
程子說。格物。非。欲。窮。盡。天。下。之。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
有。悟。處。方。理。會。得。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其。一。二。雖。未。窮
將。來。透。合。都。自。見。得。○。王。氏。曰。右。三。條。皆。要。一。二。雖。未。窮
自。能。貫。通。覺。悟。却。自。是。三。樣。第一。是。漸。漸。又。曰。格。物。非
格。第。二。是。合。內。外。格。第。三。是。不。透。不。漏。格。又。曰。格。物。非
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
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
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
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
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

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養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禮記凡為人子者冬溫而夏凊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宋子曰孝其實精粗本末只是一理人皆有良知而前此未嘗知者只為不曾推去耳愛親從兄誰無是心於此推去則溫清定省之事亦不過是其所知推而至於無所不知皆由人推耳○陳氏曰如事親當孝非是空守一箇孝字必須窮格所以為孝之理當如何凡古人事親條目皆無一不講然後可以實能盡孝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初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

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朱子曰天地之所以高舉至大與至細者言之學者之窮理無一物而在所遺也○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是合內外之理也如一事一物一禽一獸皆有其理○前事事物物皆有其理如一事一物一禽一獸皆有其理皆是順陰陽道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胎不致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道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去太遠而無所歸也朱子曰格物之論非是物

短小大自有準則如彼則此方然遇一時事來時必知其理
如此某事合如彼則此方然遇一時事來時必知其理
其於此處之理素明故也又曰所謂格物者常人不見者
能窮得一理素明故也又曰所謂格物者常人不見者
分窮得來無却處方是格物也伊川說格物致知詩
致固不當不可不勉然曰說得已自先曉如物而後說
這許多說不可不勉然曰說得已自先曉如物而後說
吾身之說却是指不出格物致知中頭說物當格及
工夫合如此又曰用誠敬涵養為格物致知之本也
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
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辨中
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
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

音扶大學始教之功為有在乎此

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
補傳文之缺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為無證之言
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離音偉是也犯不韙曰然
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
行聖詔造化發育氣以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
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
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己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
所能為也朱子曰物乃形氣則乃理也物之理方為則
長教以敬自有一身之不得處此性隨所生處便不得其所以
各具一太極天是而視如是有物則便是不如是而視不
有當聽之則如是有物則便是不如是而視不

如明而聽便不是謂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
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則能推之至於窮此而巳
謂之明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窮此而巳
於虛氏曰物者形而下之器則謂有形而上之道形而
上者不出於形而下者之外所謂有形而上之道形而
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
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
情渾聲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真氏
曰圓外裏中者心之形體可以物言然有此形體方包
測者此心之理不可以物言然有此形體方包得此理
性○情○形○而○上○者○也○渾○然○在○中○其○體○初○無○仁○義○禮○智○之○分
○隨○意○而○應○其○用○始○有○惻○隱○等○四○者○之○別○仁○為○惻○隱○之○主
義○為○羞○惡○之○主○禮○智○為○恭○敬○是○非○之○主○而○皆○不○可○亂○所
謂則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

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
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王溪廬
目等乃吾身所具之物君臣等乃吾身所接之物口容
止○口○之○則○也○氣○容○肅○鼻○之○則○也○聽○思○聰○視○思○明○耳○目○之
則也非禮勿動四肢之則也君臣有義是君臣之則父
子有親是父子之則有別有序有信是夫婦長幼朋友
之則皆所謂有物必有則也吾心之則乃此身體統一
太極吾身所具所接者之則乃物各具一太極也其
體統者乃各具在體統者之外也外而至於人則入之
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
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蓋於小則一塵
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格菴趙氏曰一塵之微一息
無時不然夫而天地之一開一闔古今之一存一亡
而一塵之或飛或伏一息之或息或吸皆此理之所寓

也。新安陳氏曰：天地及一，是直一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書
是。惟皇上帝。蒸民所秉之彞。詩：蒸民。民
降衷于下民。蒸民所秉之彞。詩：蒸民。民
之中。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于秦。劉
敬。服市營反。宜社之肉也。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儀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
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程
子曰：揚子，後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
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
識得，則事事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張子所謂萬物
之一原。張子名載，字子厚，家于鳳翔府郿縣。渠鎮，世
得私也。之。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邵子名雍，字堯夫，謚
得私也。之。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邵子名雍，字堯夫，謚

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
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
同耳。問：降衷秉彞一段，其名雖異，要之皆是一理。朱子
所以異方見其所謂同。衷字只是箇無過不及之中。
是箇恰好底道理。天生人，物箇箇有一副體，恰好無過
不及，道與性，今人言折衷，折衷者，以中為則，而取
其正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字却似中字。天之則，此
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為常道。所以無不好
此，豈有箇衷然于下民，緊要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謂之
降衷，自人而言，則謂之性。緣各據來處，與受處
而論也。以問：秉而性，何也？曰：渾然一理，具于吾心，不
可移奪。若秉執然，問曰：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天
自有之中，此中字同否？曰：天地之中，是道體，天然
是。指事物之理，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夫道有之中，
這上面，子其說得最著實。這道理，空虛無形，影惟是說

之念慮之微。謂於事為者不外乎念慮而入於念慮。子思曰：固是都相辨別也。有做在外底，也有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便須辨別。那箇是正，那箇是不正。這只就動底。與上六約，如此說，則只就著或求之文字之中，或慮空及之講論之際，格致知之日，此四句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朱子曰：今人未嘗看見箇然而不耳。如真見得這底是我合當為，則自有所不可不己者矣。如為臣而必忠，非是謾說如此，蓋為臣不可不忠為矣。問所以然，而非是謾說如此，蓋為子不可不孝也。○者是指人心而言否？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有

以然者，理也。理如此，故不可易。又如人見赤子入井，其所以然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陳氏曰：在身謂手容合當恭，是容合當重之類。在心謂心容合當敬，是心容合當靜之類。○見赤子入井，合當懼，見大賓客，合當恭敬之類。○氣如陽合當伸，陰合當屈，鳥獸如牛合當耕，馬合當乘，草木如春合當生，秋合當殺，等類皆有理存乎其間也。○西山真氏曰：如為君當仁，且當敬之類，乃道是理，合當強為，所當然是知性，知所以然，是天所與也。後曰：所以來必其衷衷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善之聰明睿智亦皆

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朱子曰不可盡者心之理既盡後謂如一物初不曾識來到面前便識得此理盡吾心之理○新安陳氏曰此物致知之效驗此
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問用之微妙是心之用否朱子曰理必有用何以無是問用之微妙是心之用否朱子曰理必有用何以無

物之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
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眾理之妙。不知眾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作偏一福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眾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刻為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

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說淫邪道之

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問陸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說以為若隨事討論則精

朱子曰不去隨事討論便聽他胡做話便信口說脚便

信步而行其地都去不聽他節齋蔡氏曰盡心者言

其心之所存更無一毫之不盡也然若要盡得須先

得所以學者要窮理也又曰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

中以立其本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以達其積力之

而豁然融會然後可以造乎此心無窮之量也所謂盡

言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之或遺者是

實能盡得心○西山真氏曰存心窮理二者常表裏用

工蓋知窮理而不知存心則思慮紛擾物欲交攻此心

昏亂如何窮理但知存心而不務窮理則能執持靜定

亦不過如禪家之空寂而已故必二者交進則心無不

正理無不通學之大端惟此而已○端莊主客貌言靜

盧氏曰存心於端莊靜一主敬之工夫也窮理於學門

想辨格致之工夫也巨以此心言細以衆理言動以格

物工夫言靜以主敬工夫言豁然貫通而果無內外精

粗之可言矣○曰近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說者曰

明德明矣○曰近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說者曰

格猶扞音也禦也能扞禦分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問

格物為扞格之格不知格字有訓扞義又有推其說者

否朱子曰亦有之如格闢之格是也

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為不善者外物誘

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聲外物之誘而

本然之善自明耳○調是其為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也○格菴趙氏

未嘗相離。若離物以求理，則空。今日禦外物而後可以
虛而無據，豈得一物并而去之。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
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
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誘外物之誘人，莫
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
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
可以毫釐力之反差耳。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朱子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
間者，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
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物以

窮其原而徒惡物之誘乎，已乃欲一切并而去之。
則是必閉口捐虛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
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列也。是雖商以制戎無
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克其說者。況乎聖人六中至正之
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自程子以格物為窮理，而其學
者傳之，見形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
助於後學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己而不遺於物，本於
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
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
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其積累之漸

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

曰務博學於支離博洽聞之徒在經約流於在是於說

妄禪學頓悟之徒二句說盡世人為學之弊

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凡言反復音同詳

備而無俟於發明矣朱子曰博學亦非欲求異聞雜學

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

靠須兩路進前用工處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

自會有通處若不如此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

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

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如合

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通書夜之道則死生幽明

為一達哀樂嗜好惡並去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為一

求屈伸消長壯之變則天地山川為一者似矣如說然

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

不明矣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

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

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

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為窮

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為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

處理通而觸極至處皆通者謝其曰尋箇是處者則

得矣而曰以恕為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

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

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是處子曰謝氏好尋箇字一理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是處者須是窮到十分是處方可又有以為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端說然反身而誠乃為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為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

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存而不可認矣。今為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為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非程子之言者。明說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為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弗措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音拱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已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已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守之似聖人

得親字急迫不成是借人格○此段本說得精然傷急
病者只說得向裏來不會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傷急
迫蓋致知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極好而其
日志立乎事物之中氣象他須要就這裏便精其知味
不知乃可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寬其程限大其度
久所以自然通貫他大不說得裏面一邊極精了外面
一物所以其規操之積久貫通此言該內外寬緩不迫
有深明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
能載也○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雖能立志
事必先立志以持之此心亦不然而無志則事雖能立
只是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不然而無志則事雖能立
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嗚呼程子之
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為
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

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去而大義已乖矣出家語
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朱子曰程子說
初於呂謝揚尹說段錄出句此對逐字和停過
見程子說顛撲不破諸說揆著便成粉碎諸說皆失了
程子說得都是入門款於此既差他可知矣○程子諸
門人說得者語意不全所以多差後來集諸家語錄
起衆說此段工夫防是渾全然則當時親炙未為全幸
未為不幸也後者問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李何字
朱子延平也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
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
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第一事如此既
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

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
然其功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
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未易去以口舌爭
也。格菴趙氏曰程子言若一事第未得且別第一事是
也。平則言且就一事推尋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第一
事。其言不同蓋程子以人心各有明處有暗處若就明
處推去則易為力非謂一事未窮得而可或以二參以
三也。若延平則專為不能主一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
者之戒讀者不可以辭害意一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
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
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與至彼以徇外誇
多為務而不覈下章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
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

陟力此正為下同已為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陳六
曰格物致知研窮義理心學也記誦博
識也耳外馳志之學也二者正相反
或問六章之旨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邪曰天下之道二
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
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
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去善而惡上
善下如字此後可惡其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
之不惡而惡好惡並去善
為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
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普莫止然不知其善
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好可惡

之極者夫音昧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暗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此漢
曰造化流行生育賦與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所謂善者以實理言人受得此理以為善亦本善而無惡如外好善而內不好善外惡而內不惡惡便是不能實一善未實見道理人雖分明有好善之心終是不能發表裏須是真知善惡之分夫好善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去上惡而適所以長上乎其惡是則其為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為大學之

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扶又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為去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

新安陳氏曰慊字兼快足之義此以快與足旁屬好惡言之蓋對舉而互相備也所發之實既

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
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裡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
不脩矣意誠則心正身修之本皆已在此故於此便寔言之若彼小人幽隱之間
實為不善而猶欲外托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
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
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
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為自修之
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致其好
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
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為也故又

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
相承首尾為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
後此皆然今不復扶又重聲出也而右心正意誠
又不可不正其心○曰然則慊之為字有作慊口輩者而
以為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為字有作慊口輩者而
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而
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障剛反之
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
足之意而言者也慊記翻以樂毅禮燕惠王書曰自五
先王以為慊於志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慊栗姬

史記西漢外戚傳景帝立齊栗姬男太子王夫人男
為膠東王長公主嫪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不許
長公主欲與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栗姬
請栗姬短景帝嘗屬諸人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
不肯應言不遂景帝心術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曰王
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栗姬又陰使人
趨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臣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
子貴今太子母宜號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嘗言耶遂
棄栗姬大臣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以則以街其恨與
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男為太子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為有所喜怒哀憂

於無別也

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元不患

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並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

少之意而言者也字或為街恨或為街恩亦同此義

懼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扶
反下 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為得其正邪曰心之一心湛
反文 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必為一身之主者固
其真體之本然真體乃其本體之不離於人為者也而喜怒哀懼隨感而
應妍蚩宛之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
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
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
而所應者又皆中法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
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
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

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
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朱子曰：人心如一箇鏡，先
方始照見妍媸。若先有箇影象在裏面，如何照得人
本是好物，便覺依前恁地。虛方得苦事來，先有一箇
重事過，便覺依前恁地。虛方得苦事來，先有一箇
慎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忽憶好樂，恐懼
之專到來，又以此道心相與裏面，便失其正事。了
留之至吾前，而言應由中出。以此心之接彼物而言
之，繼至若曰：鑑之空，方能照人。若先有人形滯其中，則
齊祭氏曰：鑑之空，方能照人。若先有人形滯其中，則
物重帶於上，則物之繼至者，不復可得。而平方能
為平。物而應之，虛明最為精切。便為陳氏曰：此章只
其正矣。若世俗心慮昏莫，克主宰體用動靜無復
則曰：隨物視聽，行信是步。言信口說矣。○西山
真氏曰：鑑空衡平之體，用切須玩味。蓋未應物時，此
大要清明虛靜，不可先有一物。如鑑未照物，只是一箇

空如衡未稱物，只是一箇平。此乃心之本體，即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也。及事物之來，隨
而應之，其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在我本未嘗有此心
但隨物所感而應之耳。故其發無不中，節此所謂鑑空
衡平之體也。○微菴程氏曰：未發之前，氣未用事，心
本體不待正也。而後正發而中，節此所謂鑑空衡平之
待正之而後正也。夫有不正而後正，始有正體靜而
於正乎。惟此心之用，發而不中，始有正體靜而未發
章句曰：用之體，所行或失，其正或問曰：此心之用，不
正未嘗言體之所行也。失其正，或問曰：此心之用，不
為正心，乃靜時工夫。如不能動而無不正，或曰：不
而經之，所謂定靜安也。傳之心，未發之中，木石之
裏時也。殊不謂定靜安也。傳之心，未發之中，木石之
皆教人用功，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忽憶好樂，恐懼
時二夫，則戒謹恐懼而已。存之養之，守之而已。不
正其所以正也。聖賢之誠，正其所以正也。聖賢之誠，正
乎利貞，誠之復也。聖賢之誠，正其所以正也。聖賢之誠，正
而冥心，收視反聽。而明若當誠意之後，散動而求靜，正
而冥心，收視反聽。而明若當誠意之後，散動而求靜，正

非吾儒事也况心不在焉亦曰心不在視則視而不見
心不在聽則聽而不聞宜靜在腔中之謂哉或問所謂
本然本體亦指此心之義理而言孟子言本心亦指仁
義之心而言言一於靜之謂乎○玉漢盧氏曰湛然處
明者心之體隨感而應者心之用如鑑之空則妍蚩因
物而空者自如如衡之平則俯仰因物而平者有若真
體之本然本心之太極也隨感而應則本體之真在
呈露而太極亦無不在矣未感之時鬼神不得窺其際
乃天下之大本是明德之體寂然不動者也寂之中有
能感者存感物之際流行不滯正大光明乃天下之達
道是明德之用感而遂通者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
也感之中未嘗無寂者存

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
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
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
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

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
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平希矣所引二句
詩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
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悉非之哉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為譬而今讀為僻何也曰舊音舊說
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問
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常情
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去聲惡去聲同於平
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脩不能齊其家身蓋偏於愛
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

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
而況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尼貧
比音鼻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北漢陳氏曰治家非如治
國治國可用刑威治家則
刑威不可得而施只是公其心而已
門之內義常不勝乎恩情愛雖比之私尤所難克使一
有偏焉則長幼親疎欲其心之齊一不可得矣蓋至近
至密之地一毫之偏無所容欺此常情之所易忽而君
子謹也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
當然之則矣今日一有所向便為偏倚而身不脩則是
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身
反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脩
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若

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為身與事接而後或
所偏非以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
脩亦曰心得其正乃能脩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
檢而自脩也朱子曰大學所以有許多節吹正欲教人
物便知平天下也人蓋有意識而心未正者故於忿懣
等間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脩者故於
用功故經不可不隨人而節制齊家以下皆是教人有察
自正心而來非謂意既識則心無曰親愛賤惡畏敬
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音教情則凶德也會謂本
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教之為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
心不度待特治所施而無所不教爾若因人之可教而教

之則是管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聲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愛而歌孟子之隱聲几而卧。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教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況此章之旨乃為去聲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教情而其意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雖曰所當教情而猶不敢肆其教情之心也。亦何病哉。

或問如保赤子荷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為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去聲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去聲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去聲而有待於強聲為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細。則大者可知矣。細謂慈大。謂孝弟。三山陳氏曰。長民者往往不得下之情。盡亦視之不切於已。不若慈母之心耳。孝弟與慈則舉慈可以見孝弟矣。○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

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朱子曰：惟德罔小，言其不可小也。○三山陳氏曰：爲惡之效捷於爲善，仁讓必積而刑於一家，而後可以化一國。貪戾則纒出於積，爲惡者不可有斯作亂矣。見爲善者不可無愆，久之積爲惡者不可有斯愆也。○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也。音薦，勸也。而後化，且內適自脩而遠欲望人之皆有已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爲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實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

及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已，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脩己，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文公名熹，字喬，有諸已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已，則不可也。無諸已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人而有諸已，則不可也。正此意也。王漢曰：有諸已而求諸人，無諸已而非諸人者，怨也。求諸人而無諸已，則不可，非諸人而有諸已，則不可，者必先有怨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怨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怨字之旨，以如心爲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

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為心。必當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為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上。庸於自治為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景即影字。古只作景。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

不肖之身為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范純仁字堯夫。謚忠宣公。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能以施之於己。今日恕己。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

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平章黎年之義則欲如愛己之
心以愛人。蓋治國乃平天下之本。故此章以治人言
下章以愛人言。義各有攸當也。○新安陳氏曰。大學
傳至治國平天下章。方言怨。觀此言怨。則隱然見
身以前之言。以發明前之所未言者也。○曰。既結上文
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
嗟嘆咏歌優游厭飲反。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
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音以此章所論齊家
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
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覆吟咏之間。
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
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預為多焉。蓋不獨此。他凡

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為
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
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
也。新安陳氏曰。所引詩見大雅思齊篇。孟子引之。
也。集註云。御治也。於御字無音。詩傳云。御迎也。於御
字音牙。嫁反。備
依集註如字讀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
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引詩。以是為言。何也。曰。三者
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
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
首章專以己推而人。禮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

反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
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上同之也。新安陳氏曰。老老長
化之。與孝弟不倍於下。是有以勸人之所以為心者。雖
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
子。真知實蹈。有以倡。反亮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
所感而興起矣。以上詳說。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
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
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
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扶絜矩之道。然後有
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以上詳說。曰。何以言

絜之為度。待洛反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

所謂度長絜大者也。莊子名罔。人問世篇。匠石之齊

絜之百圍。註。絜。圍束也。是將一物圍束以為之。則也。
賈子名罔。西漢洛陽人。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

涉度長絜大。比量權力。前此諸儒。蓋莫之省。悉井而
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強。上訓以絜。反。結。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名公。如父

之友。齊。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

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
去。下。同。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

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去

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殺教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

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絜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老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聲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格庵趙氏曰。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物格知至。已矣。者能燭理則視衆人之志萬殊。理則一也。而明絜矩之義。公則一致。私則萬殊。意誠心正者能克己。一有私意存則以一心為衆人之心。而盡絜矩之道。

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代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為守則易。去尉而為尉則陵守主肅之方於事上而好。去人佞已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為亦將何所不至哉。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及景帝景帝時為郡守。武帝即位治尚循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高。酷暴驕恣。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令必陵太守。奪之治。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勝屠。即中屠也。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魏志王肅傳。肅太和中。拜散騎常侍。肅字子雍。東海郡人。史評曰。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怒者已安已此一反也。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

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措得去則天地變化而尊
木蕃實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
之而無不通耳。朱子曰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
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
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
便似天地閉賢人隱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
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
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鑿之而莫不截
然各得其分。去聲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
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若不
察此而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

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而雖庭除之內距
丘兩步之間亦且參商。參音森參商二星名矛盾者皆兵器名而
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必
以忠為本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聲其
一而不可得蓋唯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
篇先後本末之意也。所當先而為本者忠也然則君子
之學可不謹其序哉朱子曰忠是本體是枝葉非是
別有夜葉乃是本體中發出枝葉
○陳氏曰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
物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忠應事接物處
不忠則是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曰自身
底心便是忠底事做成忠底事便見忠底心
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為推己及人之事而傳

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為一說若有不能相通焉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二字並去不滿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齊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法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已度待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上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適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為異說哉趙氏曰嚴密精詳所以為廣博周適之地治內○曰所

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也夫暗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三山陳氏曰父母之於子其好之好惡其君常有所以無他刑於形體之異耳能絜則能以民之心為心而可以及於斯民民亦父母之矣○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已徇私不與天下用其好惡則為天下慘如桀紂幽厲也○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

矩則為天下侈而失廉矣。國矣。○曰。所謂先慎乎德。荷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六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款外傳曰。調國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為

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入侵畔。得其旨矣。○曰。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為耳。可不謹哉。○曰。其引秦誓荷也。曰。言好去下去購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媚疾之人。誠可惡去。下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耶。曰。小人為惡如字下惡人其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

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入于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藉此之勢雖殊而苦樂音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為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扶又何罪焉故不敢以己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抽魑音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捨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為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進之

為屏正何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為運以屏為逆則其證也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而舉措得宜也○曰命之為慢與其為急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求矣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鄉詩背音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為先後况於此等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

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曰好善
惡好惡下惡去惡知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
不仁之人阿黨媚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疾
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
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曰忠信驕泰之所以為
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
本也驕泰則恣已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
○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又言生財之道
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洪範八政食貨
為先見尚書洪範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

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
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恃出之
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於清本節用崇本生之舉
用之節也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
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韜範有子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
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
已豈若後世頭會結分箕歛力驗屬民自養之云哉前
言陳餘博秦為亂政外內騷動百姓罷散能音衰頭會
軍需財○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也○曰

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刻是圖
故捐身買諂禍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
爾非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
其財者何也曰上好法購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
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
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
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僂之不暇而况府庫之
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
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
效也史記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
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鉅橋之粟以酒為

內為林為長夜之飲百好慾望而諸侯有畔者周武王
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
敗紂走鹿臺衣其寶玉衣自焚而死武王遂斬紂頭
懸之白旗又書武成篇此篇記武王功成之事乃反商
姓政由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
姓悅服○唐書陸贄傳紂帝播遷帝德宗也朱此反帝
出走在外府藏委棄至是天下貢奉稍至及於行在夾
麻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為今師旅方殷
瘡痍未瘳望請悉出以賜有功給軍當帝悟即錄其畝
望不備小望請悉出以賜有功給軍當帝悟即錄其畝
○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鷄豚牛羊民之所畜大
反養以為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
當復反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技圍葵去而購織婦
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之論
也史記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食其菜
茹其菜

不其出其家婦其機云欲令農夫工少安所雖其
爭也。謂食者不得與下民爭利。○西漢書董仲
舒以賢良對策曰。夫天亦有分。牛無上齒。羊無
去其角。言天生物。賦予有分。牛無上齒。羊無
餘無角。則有上齒傳之翼者。兩其足。傳讀曰附。善也。
言鳥不四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辨牙。標者
亦食於力。不勤於末。未謂工商之業。是聚斂之臣。剝民
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
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當為寧亡已之財。而不
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絮矩
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詳
見論語公。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
聖人之宏大兼愛。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

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三山陳氏曰。織絰。其主於利也。冉求之聚斂。未必有後世措克之事。但取
之。况利民力以自富乎。○西山真氏曰。近世所謂善理
財者。何其潛乎此也。元元已病。而利於下。則聖人疾而欲
盡而毛無所附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遊其府庫。今不
知朝四暮三之無益也。孟子曰。我能為君充府庫。今不
所謂良賤也。古之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
利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
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
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
列義利。技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宋子
皆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
父。子得其為子。向利如之。這利字。而身其為。謂利者義之

和便是○曰此其言苗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
己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
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
也以此為防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揚矜陳京裴
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桑弘羊揚慎於子以在宋
諱故各去一字○張氏在中
農蓋管天下鹽鐵後為御史大夫昭帝朝與燕王旦謀
反坐誅○孔僅漢武帝朝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後為大
農令○宇文融漢武多詐唐玄宗朝為度支使勸農使擢
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又兼相地安輯戶口使拜御史
中丞有司勅勸交不逞作威福貶平樂尉司農發融在
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
岳州道廣州惟恐而卒○揚慎於唐玄宗朝為御史知
雜事後授御史中丞以蓄識緯妖言賜死○陳京事唐
德宗帝詞李希烈財用屈京為給事中與戶部侍郎相

贊請掩民屋間架籍買人資力以率貸之後以事罷為
秘書少監卒○裴延齡唐德宗朝為司農少卿領度支
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同帝幸延齡資計刻專剝下附
上肆野謫怪時入側目及死人語以相安惟帝倖不
已故陸宣公之言曰陸公名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
事唐德宗謚曰宣其言見奏議民
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
幹凋瘵秦醉而根抵屢反居月技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呂
名公著字晦叔益正獻
河南人其言見奏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
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
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
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
可不監哉格庵趙氏曰興利之臣不道以聚斂為長策
以格庵為善謀唯求取媚於上而不顧結怨

於下。人主以其事已之。欲使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
富國。財。蓄。害。至。至。一。朝。一夕。之。可。解。有。必。然。之。理。者。
此。桑。羊。之。徒。所以。誤。人。之。天。下。國。家。至。於。極。也。呂。一
公。之。言。可。謂。當。矣。如。司。馬。公。關。善。理。財。者。不。加。賦。之。說。
則。亦。所。當。知。其。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
在。民。則。在。官。譬。如。兩。澤。夏。滂。則。秋。旱。此。古。今。之。至。言。也。
後。世。之。臣。有。以。言。利。謀。人。主。者。其。端。以。大。學。此。章。之。旨。
與。三。君。子。之。言。察。之。○。王。濬。盧。氏。曰。聖。賢。千。言。萬。語。其
論。道。只。在。過。人。欲。以。存。天。理。其。○。曰。此。章。之。文。程。子。多
論。治。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
所。更。下。同。聲。定。而。子。獨。以。舊。文。為。正。者。何。也。曰。此。章。之。義
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則。不。過。好。惡。辨。去。義。利。之。兩。端
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反。又。更。端。以。廣
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間。聲。見。形。响。反。層。出。有。似。於。易。置
而。錯。陳。耳。然。徐。而。考。之。則。其。端。緒。接。續。脉。絡。貫。通。亦。了

寧反復為去聲入深切之意又有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
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為兩節則其界
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

大學或問



The lef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is largely blank, showing extensive signs of age and damage. There are large, irregular water stains and areas where the paper has been torn or completely missing, particularly on the left side. Faint purple ink markings are visible in the center of the page, appearing as a small cluster of dots or a very faint floral-like shape. The overall color is a mottled yellowish-brown.

The righ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contains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The table is defined by several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lines, creating a grid of approximately 10 columns and 10 rows. The lines are dark and somewhat faded. The table is mostly empty, with some faint purple ink markings visible in the upper-middle section, mirroring the markings on the left page. The paper is heavily stained and discolored, with significant water damage and foxing throughout.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some dark, possibly inked, markings that might be remnants of a margin or binding.



